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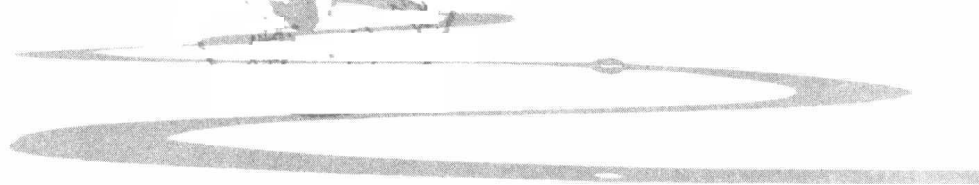
关仁山 著

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史诗巨著
全景式地再现燕赵地域的浓情画卷

大地是歌

大地是歌

关仁山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长歌 / 关仁山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12
ISBN 978-7-5702-0705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0637号

策 划: 尹志勇 阳继波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 周 聪 黄文娟 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颜 森 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30毫米×1060毫米 1/16 印张: 27 插页: 1页
版次: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476千字
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

响马河村姑娘不嫁本村小伙。

响马河村小伙娶不来外村媳妇。

响马河村男人们抬不起头。

响马河村男人们盼着一年一次元宵节。

这一天，滦河流域两岸赶庙会。看花灯、猜灯谜，男女老少挤在一块，可以胳膊碰胳膊，屁股挨屁股。男人们利用人挤人的机会，在女孩子们鼓胀胀的奶子上蹭来蹭去。光顾看花灯、猜灯谜的女孩子，少有意识到自己被“睡了”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滦河两岸，被男人碰了就是被“睡了”，就不是黄花大闺女了，出门子嫁人的时候就不值钱了。

这一天，对于响马河村男人们来说，是最体面最有尊严的一天。可以体会一下当新郎官的感觉了。羞涩、暧昧、冲动、紧张、激动，裆部那个东西鼓胀胀，好长时间下不去，害得他们走路弯着腰，想象力不受阻挡泛滥得一塌糊涂。响马河村的光棍们日子过得穷，对媳妇的饥渴和想象从来不穷。

其实，响马河村有一个小伙子不这样。因为本村有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女子，可以让他随便蹭来蹭去。他叫周东旺，女孩叫谷香。周东旺是村子里的能人，泥瓦活干得比谁都好，他爸爸周秋山都不如他。四邻八村谁家翻修房子盖个猪圈啥的，都得拎着包大果子登门请他。谷香是村子里有名的“庄稼把式”，谷大贵的独生闺女。村子里唯一的女高中生，高学历哩。一个会挣钱，一个有文化，长得好。当真是郎才女貌，天做一对地造一双啊。

响马河村的光棍们眼热周东旺。响马河村就一个扬言不往外嫁的姑娘，凭啥叫周东旺给划拉到手了呢？自从谷香说要嫁给本村小伙后，光棍们都惦记着，在梦里娶她都多少回了。急性子的，梦里已经让谷香生了好几个孩子了。就都不怀好意地想：哪一天，谷香突然改了主意，说啥不跟姓周的就好了；要不就是东旺干活砸坏了裤裆中间的那个地方，谷香咋能守活寡呢？再要不就是东旺在外面跟女人花花，叫谷香逮了个现行，从此再也不搭理东旺了，哈哈。响马河村的光棍

们日子过得穷。对自己情敌倒霉的想象从来不穷。

想象总是离现实有一段距离。就在响马河村的光棍汉们在庙会占女孩子便宜的时候，周东旺跟谷香正猫在麦秸垛里搂着亲嘴哪。是东旺先亲的谷香。这可是第一次。谷香只觉得嘴唇一阵火热，脸像吃了辣椒一样“腾”地烧了起来，心窝窝里也钻进一只小兔子，怦怦怦乱跳个不停。她极力要推开东旺，可空间太小，咋推也跟没推一个样。干脆就不推了，就任由东旺亲呗。死鬼，咋亲人家亲了这么长时间，好像亲了一年，谷香心里嗔怪道。发酵了一秋一冬的麦子发出醉人的香味，谷香被朦胧着了。突然，谷香想起被男人亲嘴就是“睡了”，睡了就会怀上孩子的，心里一慌，咬了一口东旺的嘴唇。“哎哟！”东旺疼得叫出了声，捂住嘴唇，吸着凉气。谷香趁机爬出了麦秸垛，一扭身子，跑了。

谷香往自己家跑了一节，慌乱的心稍稍平复了，站住脚，想了想，又折回原来的地方。东旺正在黑暗里喃喃呼唤着谷香的名字，看清是谷香跑回来了，冲上去搂住她，把嘴凑了上去。刚平静下来的谷香一下子又慌了，用力一推他，跑了。这一次没再跑回来。东旺靠坐在麦秸垛上，咬着麦秸秆，痴痴地笑着，一遍遍回放刚才跟谷香亲嘴嘴的幸福时光。

夜啥时候这么深了。星星的光亮啥时候这么淡了。月亮啥时候这么偏了。小虫子们啥时候叫得不欢实了。谷香踩着月光，两条腿轻飘飘地往家里走。街道安静极了，能听得见月光奔跑的声音。突然，一种声音宛若一道晴天霹雳打破了眼前的宁静：“你他娘的，甭想在当村找婆家！”啊，这是爸爸谷大贵发狠的话。她看见夜幕中的月亮瞬间钻进了云朵里。奔跑着的月光“咕咚”跌了个大跟头，爬起来不见了踪影。响马河村黑得啥也看不见。这不打紧，谷香闭着两眼也能找到回家的路，很快她就到了家门口。大黄狗挠响了高粱杆编的栅栏门，伴着呜呜咽咽的呼唤声。她推开门，大黄狗立刻蹿上来，蹭她的腿，舔她的手。她蹲下身搂着它的脖子，贴着它的脸，暖得想哭。轻轻推开过堂屋的门，老门板放心地“吱吱呀”叫了一声，她慌忙关紧，逃进了自己的屋子。没敢拉灯绳，灯却自己亮了。谷香一眼看见爸爸坐在炕头上，叫了一声“爸”，脸“腾”的一下着了火。

“又跟那个周家小子鬼混去了是吧？”谷大贵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，跟腌咸菜的粗瓷坛子一个色。

谷大贵的脸色黑，看闺女的眼神却不黑。谷香感觉到了一种疼爱。她站着不说话。“你说你咋就一根筋，不听你妈我们的话呢？咋就非要在当村找婆家呢？”谷大贵唠叨着蹲到地炉前。拿起炉钩子扒拉开炉盖添煤。炉火映红了他的脸。谷香觉得浑身上下一片暖洋洋。

“今几个晚上，你刚走，高粱杆就来了，他没去赶庙会，特意看你妈我俩来了。提溜着两盒大果子，两瓶衡水老白干，跟我一个劲笑嘻嘻，说了一大堆溜须

我的话。”

谷香怯怯地说：“你跟妈少搭理他，烦他，不是个东西。”

谷大贵白了闺女一眼：“你当你妈我俩就不烦他呀？可人家叔是支书，是咱村的皇上，惹得起吗？”

谷香说：“爸你啥意思啊？你想叫我嫁给高粱杆啊？我……我可不依……”说着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。

谷大贵站起身瞪着闺女，心里可软乎了：“不嫁高粱杆你也不能嫁周东旺啊，这不明摆着叫高贺支书下不来台，叫高粱杆的脸没地儿搁吗？那咱一家还有法在村里待了吗？”

谷香抽噎着说：“我不管，反正除了东旺，我谁也不嫁。”

谷大贵扬起一只胳膊，呵斥道：“我看你再嘴硬，惯得你没样儿！”

谷香一挺胸脯：“你打你打你打，打不死我就嫁周东旺！”

“你，反了天啦啊，毛丫头，看老子打不死你！”谷大贵的大巴掌就要落在闺女的身上。

门帘子一挑，谷香妈钱彩凤冲进来攥住丈夫手，叫喊道：“她爸，香儿长这么大你都没舍得动一根指头，今儿个你是咋的了？打坏了她，将来谁给咱们打幡抱罐啊？”

谷大贵本来就不想真打，顺势放下了胳膊。但嘴上还说着硬话：“你就是剩家当一辈子老姑娘，也不许嫁给姓周那小子！”

谷香说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东旺呢？人家靠本事吃饭，地里的庄稼侍弄得也挺好的，不比村里那帮二流子强多了？”

谷大贵说：“我跟你说了八百遍了，周东旺不是个本分的庄稼人，整天走东村串西村的，油嘴滑舌，抽烟喝酒的，就不是过日子的人。”

谷香说：“他不就是见啥人说啥话吗，咋就成了油嘴滑舌的了？他抽的烟喝的酒不都是拿自己挣来的钱买的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说过吗，男人不抽烟不喝酒白来世上走。到了他这，咋就成了毛病了呢？”

钱彩凤说话了：“香儿，不许跟你爸顶嘴。”转过身对谷大贵说，“她爸，有啥话咱明儿个说，睡觉去，啊。”

谷大贵吼：“我睡个屁觉，死了得了！”

窗户外头有人喊：“大贵叔，深更半夜的折腾啥呢？唱戏那咋的？”是东隔壁的光棍懒汉蒋状。

钱彩凤赶紧捂住丈夫的嘴，朝外喊：“啊，他蒋状大哥，没事儿，你叔他……他跟香儿拉庙会的事哪。”

蒋状喊：“哈哈，我叔可真是的，家里有老婆有闺女的，咋还上庙会凑热闹，跟我们一帮光棍抢着蹭大闺女啊？”

谷大贵吼：“滚你娘的蛋！”蒋状没声了。

钱彩凤朝谷香递了个眼神，拽着丈夫的胳膊：“走走走，睡觉去，叫蒋状听明白了咋回事，明儿个一早一广播，全村就全都知道了。”

谷大贵说：“知道了咋的？”

钱彩凤说：“你不怕高贺来质问你是吧？”这话真管用，谷大贵闭了嘴，悄无声息地回了东屋。

屋子里就剩下谷香一个人。她爬上炕，拉灭灯，在黑暗中和衣躺下，却没有一丝困意。眼前总晃动着东旺一双细长细长的眼睛，感受着他的体温还在自己的嘴唇上发烫，发痒……

谷香睡不着想周东旺。周东旺正跟爸爸周秋山说着他和谷香的事。

周秋山说：“旺啊，你十二岁就没了妈，我又当爹又当妈地把你跟你姐拉扯大，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，你心里头自然有数。如今，你姐嫁到了承德，老爷们是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，待她也不赖，吃不好也饿不着，穿不好也冻不着，用不着我咋惦记。我就是放不下你呀……”

周东旺说：“爸你咋老说放心不下我呢？我有手有脚有泥瓦手艺，到哪不能吃碗饱饭呢？”

周秋山说：“我是说你跟……”

周东旺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说我跟谷香的事是吧？放心吧，谷香已经成了我的人，我……”

周秋山“啪”地打了东旺一巴掌：“你个浑小子，你把她咋的了？睡了是吧？”

东旺说：“我们俩亲嘴了，是她愿意的，爸。”

周秋山又打了儿子一巴掌：“咱们老周家的脸全叫你给丢尽了，你还觑着个脸蛋子好意思说哪，没羞没臊的玩意儿！”

东旺说：“我丢谁的脸了？爸，我们俩是你有情我有意，谁也没强迫谁，是正常搞对象，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。”

周秋山说：“你先别跟我说法律保护，先说说高贺保护不保护你俩吧。”

东旺说：“不就是他侄子高粱杆惦记着香吗，可香不喜欢瘦得跟高粱秆似的高粱杆，最主要的是，香压根就没看上这个依仗着他当支书的叔，在村子里横行霸道的小子。”

周秋山说：“可他娶不到手，也不让你跟香入洞房。你说你有辙没辙吧？还有，香她爸那个一根筋谷大贵，人家就没瞧得上你，你亲了香的嘴不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？”

说到谷大贵，东旺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蔫了。周秋山倔倔嗒嗒地回他屋睡觉去了。

东旺抽了大半宿的烟，也没想出个好主意。天快亮了，他有点迷迷糊糊的。突然外面响起“啪啦”一声，他爬到窗台上往外看，白茫茫一片，下雪啦！院子里的柿子树在风雪中，没有方向地胡乱晃动着。刚才准是啥东西被风刮掉到哪了。想起明天上午，还得给西王庄四门楼子家盖厢房，没睡好觉干不好活丢手艺。就赶紧强迫自己躺倒，拉上被子眯上一觉。睡不着，眯瞪一会儿也好啊。

第二天早上。东旺正似睡非睡。院门“呼啦”响了一声。他欠起身隔着玻璃窗向外看，爸爸勾着老腰出去了，嘴里头哼唱着他平日最喜欢的皮影戏。这大雪天，老爷子干啥去了呢？田野全都被雪盖上了，哪还有粪可捡呢？要不就是拾柴去了，这么冷的天多冻手啊。咳，劝他也劝不住。总是甩给你一个字不带差的一句话：“庄稼人睡懒觉，人家不笑话，自己个都臊得慌。”他想起盖厢房的事，赶紧从炕上跳下去，胡乱洗把凉水脸。从碗架子上抓了个冰凉的玉米饼子，咬出了家门，朝村西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。

东旺正走着，迎面走来了在乡里小学教语文的金元宝。“这不是金老师吗，这么早顶风冒雪的回村送元宝来了？”金元宝比东旺大一岁，说话、动作挺像教书先生的。“啊，东旺兄弟，我要是有元宝先送给咱村那帮光棍们，好早点娶上媳妇儿。”

东旺笑：“你现在不也是光棍一根吗？”金元宝也笑：“先天下人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嘛。”东旺说：“这当老师的就是跟我们农民不一样啊，有媳妇也要先让给别人。”金元宝摆摆手说：“此话差矣。媳妇可不是让来让去的，爱可是自私的哦。”东旺咧嘴乐：“哈哈，不让啊。哎，元宝哥，你们学校那么多女老师，你就一个也没有相中？”元宝认真地说：“他人之妻，我岂能夺爱做下不道德之齷齪事哪。”东旺嘎嘎乐了。

金元宝环视着雪景，激情勃发地吟诗一首：“飞雪带春风，徘徊乱绕空。君看似花处，偏在洛阳东。”东旺一挑大拇指，说：“得了大诗人，我不跟你在这一扯淡了，西王庄的四门楼子家还等着我盖房子哪。”金元宝说：“雪天路滑，谨慎行走啊。”东旺问：“哎，你咋走着回来了？飞鸽自行车呢？”金元宝说：“雪润土成泥，岂能脏了爱车呢？还是顺便走走赏赏雪景锻炼身体为佳啊。”

东旺摇摇手，走了。金元宝喊：“像你这样勤奋的手艺人，秋山叔的亲绝不会白提呀。”

东旺停住脚转回身看着金元宝：“提亲？你瞎说啥呀。”

金元宝说：“教书育人者可不敢胡言。刚才，我亲眼看见你爸爸进了谷家大门，手里拎着提亲的点和白酒。”

东旺眨巴眨巴眼睛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老爷子，提哪门子亲啊，这不是上赶着拿自己个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吗。”朝金元宝胡乱摇摇手，转身朝谷香家走去。走到她家院门口，停住脚，想了想，一拍脑袋，拔腿向村口走去。

周秋山拎着点心匣子和两瓶高粱酒，哼着皮影戏拍响了谷家的栅栏门。

谷香正蹲在院子里刷牙。看清是秋山叔，愣了一下，跑过去拉开门，说：“叔你来了，外面冷，快屋里坐。”周秋山边往里走边问：“你爸在家吧？”

谷香看见秋山叔手里的东西，明白他是来提亲的，脸红了一下，但紧接着心里头不安起来。爸爸是不会因为秋山叔亲自上门提亲，而同意这门亲事的。

周秋山又问了一遍：“你爸在家吧？”谷香回答：“他一早就上西王庄看我表叔去了。”

周秋山又问：“你妈在吧？”

钱彩凤出现在屋门口：“我在，我在，快进屋暖和暖和，大哥。”

周秋山进了屋，把点心和酒小心翼翼地放在躺柜上，转脸看看钱彩凤。他坐在炕沿上，拿出烟袋吧嗒吧嗒地抽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谷香倒了碗水放在炕沿上，看了一眼母亲，出去了。

钱彩凤说：“大哥呀，我们当家的出门走亲戚去了，下午回来。有啥话要不你就明几个跟他说？”

周秋山又吧嗒了两口烟，清清嗓子，说话了：“我说大贵媳妇啊，我今几个厚着一张老脸来，是给我家那个没出息的货说说他跟香的事，跟你说跟大贵兄弟说一个样。我要说的是，既然俩孩子有情有意的，要不咱们就成全他们算了，你说呢？彩凤。”

钱彩凤张着嘴巴，不知说啥才好。咋说呢？直接告诉周秋山，我们家大贵不同意这门亲事？说我其实喜欢东旺这孩子，我同意他跟我闺女的亲事？不中啊，谷大贵这个一根筋，还不得把我剁吧剁吧喂狗啊？钱彩凤长这么大，还没遇上这么为难的事哪。

钱彩凤嘬牙花子犯难。周秋山瞅着亲家母犯难。钱彩凤别着脸看窗户外面的雪花。

谷香进来了，看了母亲一眼，对周秋山说：“叔，你告诉东旺哥，就说我谷香除了他谁也不嫁。”

周秋山笑着抹了一把嘴唇，转脸看钱彩凤。钱彩凤仰脸看谷香，嘴上说：“香啊，这么大的事还是等你爸回来商量商量，再回你叔的话吧。”周秋山也说：“就是，不急，不急。”谷香问母亲：“妈，你同意我跟东旺的事吗？”

钱彩凤打了个愣，看了一眼周秋山：“这孩子，你叔不都说不急了吗。”谷香说：“你就直接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吧。”

周秋山不作声地看钱彩凤。钱彩凤咳嗽了一下，说：“我……这事……

我……我当然同……同意了……”

周秋山松了一口气，看着谷香笑了，说：“你们娘俩忙吧，我回了，回了。”

钱彩凤说：“大哥坐会儿吧。”

周秋山摆着手，嘴里说着“不坐了不坐了”，抬腿朝外走。

雪花还在漫天飘舞，纷纷扬扬不开晴。稍远一点的景物看起来影影绰绰的。

周秋山刚从谷香家出来，看见村支书高贺和他侄子高粱杆走过去了。高粱杆为高贺撑着伞。他不喜欢高粱杆，嫌这小子仗势欺人。高贺这老小子还算正派，就是管不住高粱杆。就不想跟这叔侄俩打招呼了。

高贺脚底一滑往地上倒，被高粱杆搀扶住了。高贺就看见了周秋山。高贺对周秋山是比较敬重的，敬重老头子的倔强、正直。就主动打招呼：“秋山大哥，干啥去呀？”

高粱杆瞄了周秋山一眼，没说话。周秋山看都没看高粱杆，看着高贺说：“啊，我……串了个门儿……”

高粱杆注意到周秋山身后的门口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他两眼一瞪，操着沙哑嗓子说道：“我说秋山叔，你闲着没事上我丈人家瞎串啥去呀？”

周秋山立刻来了火气，反问道：“谷大贵啥时候成你丈人了？”

高粱杆说：“他闺女谷香要成我老婆了，他可不就是我丈人了吗，难不成还能成你丈人？”

周秋山骂道：“你那嘴是嘴还是鸡屁股啊？咋说驴话呢？”

高粱杆刚要再说，被高贺掐断了：“你忙吧大哥，我上大队部接待公社来的干部去。”拉着高粱杆走了。周秋山狠狠地瞪了高粱杆几眼，倔倔嗒嗒地往家走。

雪说停就停了，天空还是灰蒙蒙的，到处白茫茫一片。小孩子们从家里跑出来，乱哄哄地堆雪人打雪仗。狗儿在雪地上尽情撒着欢。

甩着大鼻涕的四门楼子从正房里出来，拎着一个半拉嘴的茶壶，朝正站在脚手架上干活的周东旺嘻嘻笑。

东旺弯下腰看着四门楼子：“你傻乐个啥？别以为盖上个厢房就能娶上媳妇儿啦？”四门楼子不说话，就是笑嘻嘻。

旁边的一个叫大栓子的小伙子说：“东旺哥你还别说，现如今在我们西王庄，还就数人家四哥家阔气了，一间大瓦房，一个大猪圈，这间大厢房眼瞅着就盖好了，娶个媳妇儿不是啥难事啦。”

四门楼子嘿嘿笑，朝大栓子直作揖。

东旺朝四门楼子喊：“哥哥我口渴了，快把茶水递上来。”

四门楼子乐颠颠地将茶壶和茶碗举过头顶。东旺接过来倒了一碗，一口气喝完。再倒一碗刚要喝，听见一声喊：“东旺！”咋这像谷香的声音啊？朝院门口

一看，还真的是她。这大雪天的，跑来一定是有啥急事啊。东旺跳下脚手架，迎着谷香走过去。四门楼子一瞅见谷香，立刻直了眼，鼻涕泡流到了下巴上都没觉出来。

大栓子嘀咕了一句：“妈呀，东旺媳妇儿咋跟仙女一样好看呢？”

“咋的了？谷香。”东旺问道，指着正房说，“上屋里说去，暖和。”

谷香摇摇手说：“我这就回。我是来跟你说，秋山叔上我家提亲去了……”东旺接过话：“你爸不同意，是吧？”谷香点点头：“我爸还好说，麻烦的是刚才高粱杆上我家提亲去了。”

东旺一听就急了：“这个王八蛋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个长得啥德行，要人儿没人儿，要个儿没个儿，要……”谷香打断他的话：“要权势人家可有权势。”东旺打了个愣：“你啥意思啊？动心啦？”

谷香捶了他一拳：“我要动了心还来找你干啥呀？小心眼儿。”

东旺想起啥，坏坏地笑了：“对呀，我已经把你给睡了，你是我的人，我还怕啥嘛。”

谷香红着脸狠劲捶了东旺几拳，低声骂道：“死鬼，不要脸。”

大栓子朝这边喊：“嗨，上没人的地方打情骂俏去啊，别在这馋着我们。”

这句话引来干活人的一片哄笑。

谷香的脸更红了。东旺说：“别搭理他们。”谷香说：“我得紧溜回家了。我来是叫你有心理准备，别让高粱杆打个措手不及。我走了啊。”说完，转身跑出了院门。

东旺在她身后喊：“雪天路滑，小心着点儿。”

大栓子喊：“嗨——亲一个再走啊——”

又是一片哄笑。

东旺却笑不出来了。谷香说得对，高粱杆可是村里最大的官高贺的亲侄子啊，人家可是有权势的人哪。谷香一心跟着咱，可她爸到现在还不乐意呢。要是高粱杆非要娶谷香咋办呢？支书的侄子他谷大贵敢得罪吗？

东旺越想越心窄，也没心思干活了，就对四门楼子说：“我有点不舒坦，明儿个再干吧。”四门楼子点点头，光是嘿嘿笑，也不说话。东旺对大栓子他们招招手，朝院门口走。

大栓子在他身后喊：“憋不住了，回去跟相好的亲热去了吧？”

东旺没搭理他，就是想赶紧回家。

周东旺心急火燎往家赶。谷大贵从亲戚家赶回了家。钱彩凤赶紧给老头子拍打身上的积雪，蹲下身往地炉子里添了几根玉黍骨。谷大贵“哎呀”了一声，从炉膛里抢出了几根玉黍骨：“败家娘们，说你多少回了，少搁点儿，省着点儿。”

钱彩凤啾啾一句：“老抠门儿。”起身给老头子沏了一壶茶。

谷大贵眨巴着眼睛看着老婆子忙乎，觉得有点怪，就问：“你有啥事吧？”

钱彩凤刚要说话，谷香从外面走了进来。看见爸爸低下头扭身就走。

谷大贵喊：“站住，回来。”谷香站住，转身看着父亲。谷大贵问：“又去找那个周东旺去了，是吧？”谷香说：“高粱杆提亲来了。”

谷大贵转脸看老婆子。

钱彩凤说：“是啊，老头子，咱得赶紧把闺女嫁出去啊。”谷大贵叹口气说：“那高粱杆那儿咱咋交代呀？”谷香说：“除了东旺，我谁也不嫁。”

谷大贵一听就急了：“你这孩子咋就一根筋呢？高粱杆是个啥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能善罢甘休吗？再说了，高支书是他亲叔，你要嫁给他，不是明摆着吃香饽饽吗？”

谷香说：“我宁死也不嫁给他。”

谷大贵说：“那你就嫁外村去。”

谷香说：“我就嫁东旺。”

谷大贵“啪”地一拍炕沿，大声说：“不中，不中，这件事绝对不能依了你。”谷香一挺胸脯说：“那我就去死。”谷大贵吼：“我看你敢。”

谷香走到躺柜前，弯腰从底下拿出一瓶“敌敌畏”，就要拧盖。

钱彩凤大惊失色，伸手夺过女儿手里的瓶子：“好闺女，可是不敢走这条路啊，你死了，我跟你爸该咋活啊？”

谷大贵说：“你长本事了是吧？会寻死了是吧？惦着气死我们老两口是吧？”

钱彩凤连忙说：“她爸你就别说了吧，有事咱们慢慢商量，千万别跟闺女较劲了啊。”说完，搂住谷香的身子，央求道，“香啊，好闺女，你跟东旺的事要不再过些日子，先把那个高粱杆按下再说，你看这么着中吧？”

谷香问：“高粱杆是个油盐不进的犯浑人，你们咋能按下他呢？”

谷大贵说：“这你就甭操心了，豁出我这张老脸了，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他高粱杆敢强娶强霸！”

钱彩凤趁机搂着谷香去她那屋了。

谷大贵坐在炕沿上喘着粗气。一会儿，钱彩凤返回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千万别再逼咱闺女了，真要出点啥事你后悔都来不及啊。”

谷大贵猛地拍了下炕沿说：“你说咱辛辛苦苦养这么个闺女干啥呀，这不是作孽吗。”

钱彩凤叹了口气。谷大贵一眼看见了躺柜上放着的点心匣子和白酒。“这是哪来的？”

钱彩凤说：“早上，秋山大哥来了……”谷大贵霍地站起身：“他来提亲啦？”钱彩凤点点头。谷大贵问：“你咋说的？”钱彩凤躲避着大贵的目光，低下

头说：“我……没咋说……”谷大贵急了：“你是不是答应他了？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钱彩凤辩解说：“你别急，我是心疼闺女才……才……”谷大贵吼：“你个糊涂蛋，你咋能答应呢？你可气死我了！”“咳咳……”谷大贵一阵急火攻心，不停地咳嗽起来。

钱彩凤连忙拍打着丈夫的后背说：“你别发火啊，我也是怕咱闺女受不住啊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，我去给你拿个菜饼子啊。”

谷大贵问：“这还没出正月，你就给我吃菜饼子？”钱彩凤说：“不吃这个吃啥呀，家里的米缸面缸眼瞅着都要见底了，等开春野菜下来了就好熬了。”谷大贵啐了口吐沫：“这过的叫啥日子啊！”

忽然想起啥，一拍大腿道：“有办法了。”钱彩凤问：“啥办法啊？”谷大贵起身拿起点心和白酒，拔腿就往外走。

钱彩凤追着问：“你干啥去呀？”

谷大贵回了一句：“你甭管，在家老实待着。”

3

周东旺气喘吁吁地跑到村东口，不想迎面撞上了高粱杆。真是冤家路窄。两个人揉着肩膀，像斗鸡一样瞪视着对方。

高粱杆吼：“周东旺，你他娘的瞎眼了咋的？没看见我这么大个活人吗？”周东旺反唇相讥吼叫道：“你他娘的才瞎眼了哪。”

高粱杆攥紧了两只拳头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周东旺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斜眼看着高粱杆。

高粱杆说：“听着，谷香是我的。”周东旺说：“谷香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！你要再胡说八道，老子就一石头拍死你！”

高粱杆骂了一句粗话，抡圆了胳膊朝东旺砸来。东旺敏捷地闪身躲开了，举起手里的石头向高粱杆的脑袋拍下来。忽然响起一声大喝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二人循声一看，是高贺，身边还站着公社党委书记兼主任马童力。

高粱杆喊：“二叔，周东旺不要脸，抢我媳妇儿。”

周东旺说：“你放屁，谷香是我媳妇儿，你才无法无天哪。”

高粱杆喊：“谷香喜欢的人是我，你少跟老子耍光棍儿。”

高贺喝道：“都给我住嘴，也不怕马书记笑话。‘文革’都结束好几年了，你俩还在这动手动脚的来武斗，都啥素质啊？”

马童力严肃地看着两个年轻人。

周东旺说：“是你侄子先要动手的。”

高粱杆说：“谁叫你抢我媳妇儿哪。”

高贺说：“好啦好啦，都先各回各家，有啥事等我有空了再解决。”

周东旺瞪了高粱杆一眼，抬腿走了。

东旺直接往谷香家快步走去。刚走过村中心那个水坑，迎面走过来谷大贵。东旺连忙迎了上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大贵叔。”谷大贵抬眼看清是周东旺，翻了白眼珠子，勾着腰朝前走去。

东旺在后面跟着：“叔，你这是上哪儿啊？”大贵不搭理他，大步走着。东旺说：“叔，你是去我家吧？有啥话就跟我说吧。”大贵不说话，就是大步走。东旺猜出他这是要去谁家，就跟在后面走。果然，大贵进了周家的门。

周秋山正在扫院子里的雪。东旺喊：“爸，大贵叔来了。”

秋山直起腰对大贵笑：“来了，屋里坐。”放下扫帚跺着脚走向谷大贵。

大贵摆摆手说：“不坐了，我还有事。”

秋山说：“外头冷，别冻着你。”

大贵说：“庄稼人没那么娇性，就在这说。”秋山对东旺说：“去给你叔搬个凳子来。”

大贵说：“用不着，我就两句话。”

东旺刚要说话，被秋山用眼神制止住了。秋山说：“有啥话，你就说吧。”大贵咳嗽一声说道：“第一句，这是你提亲拿我家的，现在还给你。”东旺说：“叔，你这不是寒碜我爸吗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呢？”秋山说：“东旺你进屋待着去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”东旺气鼓鼓地进屋去了。

秋山看着大贵：“第二句呢？”大贵说：“第二句，你家东旺要娶我闺女，可以……”秋山喜出望外：“啊？可以？你……你答应这门亲事了？那可……”

大贵打断秋山的话说：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哪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得给我一胶皮大车粮食，一半是棒子，一半是大米当彩礼。”

秋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：“啊？一大车粮食？这……我……”

大贵说：“就这几句话，我说完了，走了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院门口。

东旺从大屋跑出来，看着发呆的父亲，问道：“大贵叔走了？他说啥了？”

秋山说：“他说要娶谷香可以，但必须得拿一大车粮食当彩礼。”

东旺一听就急了：“一大车粮食？家里没几颗粮食粒了，我们上哪弄那么多的粮食啊？这不是逼着我们去偷去抢吗？”

秋山说：“你大叫驴似的瞎叫唤啥呀？想办法借呗。”

东旺说：“借？爸你当吹糖人那么容易啊？乡亲们谁家的日子好过呀？不少家还比不上咱家哪，你说上哪借去啊？”

秋山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凑够一大车粮食，娶上媳妇儿，

咱们家就有了女人，有了女人那才叫真正的过日子哪！”

东旺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秋山说：“地上凉，快起来。你先去借粮食，看能借多少来。快去。”东旺爬起身，赌着气走了。周秋山叹了口气，仰起脸来看天空。天空还是灰蒙蒙的。好像还要下雪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老天爷呀老天爷，你下的要是白面该多好啊！”

“哈哈，秋山叔，你这是馋白面吃了啊。”秋山不用看就知道是蒋状这个懒鬼来了。仰着脸问他：“是不是又饿得要吃墙窟窿里头的耗子了啊？”

蒋状笑嘻嘻地说：“还是叔心疼我呀。你老这望天儿玩吧，我自个儿上碗橱子里拿吃的去啊。”

秋山看着蒋状缩着身子进屋去了，叹口气摇了摇头。

蒋状很快啃着一块凉白薯出来了：“我说叔啊，咋除了白薯一颗粮食粒也没有啊？”秋山说：“咳，有白薯吃就不错了。”蒋状嘟囔着：“真抠门儿，连个棒子饼子也舍不得给我吃。”

燕子这时出现在了院门口。蒋状的两眼立刻冒出光来。“燕子来了，嘿嘿。”燕子瞥了他一眼，对周秋山说道：“叔，东旺哥在家不？”秋山说：“没在。有事啊？”燕子说：“团支部让我通知他，今儿个夜里八点在大队部会议室，集体看报学习。”

周秋山说：“中，我告诉他。”燕子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一直盯着燕子傻看的蒋状，丢了魂一样追了出去。

周秋山骂了一声：“没出息的玩意儿。好吃懒做的，哪家闺女乐意嫁给你呀。”

第二章

4

高贺抄起一把炉钩子，揭开炉盖往炉膛里填煤块。马童力坐在办公桌旁搓手哈气。煤块发出轰轰的燃烧声，一股热浪直扑两人的面部。

高贺倒了一杯热水递给马童力。“来，喝点水暖和暖和。”马童力接过茶缸子，喝了一大口，抬头看着高贺，说：“我说高支书啊，你那侄子跟周东旺到底是咋回事啊？那个谷香到底是谁的未婚妻啊？”

高贺摆下手说：“年轻人的事，我一个老头子可不想掺和进去。”

马童力说：“不是掺和不掺和的事啊，高支书，处理不好可是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啊。”

高贺点点头：“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马书记，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的。”

马童力说：“还有，叫你的侄子收敛着点儿，别太张扬了，得给自己个儿留条日后好走的路啊。”高贺心里敏感地一动，眯起两眼看着马童力，问道：“咋的，形势要变？”

马童力笑了：“真不愧是老基层干部了，政治上就是敏感。县委李同舟书记说，中央要专门召开农村工作的会议，估计就要有新的政策出台了。”

高贺思忖了一下，说：“就是再有新政策出台，总得有人做基层工作吧？”

马童力说：“那是自然。不过，工作的形式或者说工作的范围，不一定老是千篇一律的，对吧？”

高贺沉默不语了，站在窗户前一动不动。

院门响了一声。高贺看到大队长江天成拉着一辆排子车进来，他的身后跟着金元宝。高贺与江天成不大对脾气，不过大面上还是过得去的。他刚要闪身就被金元宝看见了。

“支书在啊，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。”金元宝边说边走了过来。江天成放好排子车也走了过来。

高贺出屋到院子里，对金元宝说：“有啥话在这说吧。”金元宝说：“咋的，屋里不方便啊？”高贺对江天成说：“马书记来了，你进去陪陪吧。”江天成点点

头，进屋。

江天成对马童力说：“马主任来了。”马童力说：“江队长忙啥去了？”

江天成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村北口的道路不少地方坑坑洼洼的，一开春搞起生产来多不方便哪，拉了点土垫垫。”

马童力说：“好啊，当干部就得像你这样为集体为群众着想啊。来，坐炉子边上烤烤火。”

高贺站在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金元宝，说：“说话呀，有啥事要跟我商量啊？”

金元宝笑笑：“是这么回事支书。你不是让我在大队部办一个夜校吗，我写了一个方案，请你过过目。”

高贺摆摆手：“我哪有工夫看这个呀，你看着操持就中了。”金元宝问：“那办学经费照多少钱花呀？”高贺说：“别超十块钱吧。”金元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：“十块钱？”高贺说：“多点就多点吧，省着花，啊。”金元宝哭笑不得：“叔你听我说，不是多点，是差了点，不，应该说差了好多点儿。”

高贺说：“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。你知道咱们队的账面上还趴着多少钱吧？实话告诉你，没几个十块钱了。要不是乡里要求办夜校，我还省着这十块钱哪，等着花钱的地方多着哪。”

金元宝说：“叔，我不是个乱花钱的人，这你知道。办夜校课桌椅书本这都是必备的呀，十块钱无论如何也是不够花的呀。”

大队会计梁满仓从茅房拎着裤子出来了。高贺朝他喊：“满仓啊。”梁满仓答应一声。高贺说：“你把账册拿给金老师看看。”

梁满仓眨巴眨巴眼看着金元宝。金元宝连忙说：“别别别，支书啊，那我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吧。你忙，我走了啊。”说完，转身出了院门。高贺拍拍屁股，进了办公室。

江天成正和马童力说着话。江天成说：“不管咋说，是农民就得跟土坷垃打交道，是庄稼人就得种庄稼，总不能不务正业吧？”

马童力看了一眼高贺，笑着说：“看起来，你们这两个响马河当家人思想认识上并不是统一的啊。”

高贺说：“各执己见，正常，正常。你们在说啥呢？”

马童力说：“我们在说春耕生产上的事。我对他说，队干部要转变思想，不要光想着地头上那点事，要放眼全局，合理安排劳力，天成就跟我急了。”

江天成纠正说：“我可没跟你急，我你还不了解，说话大嗓门儿。”

高贺说：“天成啊，你求稳的做法也是对的，可过于求稳就是缩手缩脚，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啊。”

江天成说：“你这话是啥意思啊？难道我这个大队长工作求稳不是为党的事